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快心编

天花才子 ● 编辑

四桥居士 ● 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快心编

天花才子 ● 编辑
四桥居士 ● 评
燕 怡 ● 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心编/(清)天花才子编辑;四桥居士评;燕怡校点.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ISBN 7-02-002837-3

I. 快… II. ①天…②四…③燕…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34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4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 插页 2

199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24.90 元

原 序

今天下何一非快心之事哉？以天时而论，当盛暑酷热，得秋风荐爽，炎飙自退，昔之郁蒸烦闷，一旦若失，何快如之；以人事而论，当八九月间，二麦渐完，待哺正急，得稻粱登场，饱饫鼓腹，昔之拮据日给，一朝裕如，何快如之！虽然，秋风荐爽，偏加于裋褐不完之人；稻粱充饥，不及于无地立锥之士。秋如冬矣，丰同俭焉。欲求食，谁哀王孙？欲求衣，谁怜范叔？则将委顿蓬庐，郁郁无聊已乎！

夫求在人者，人为政；求在我者，我为政。当此之时，得有异书暴背展诵，名言愈疾，快谈果腹，则无有逾于《快心编》者。然则是书不诚为饥寒时之布帛菽粟乎哉！

石生穷途踟蹰，得逢杏苑之盟；凌子避祸飘零，便奋冲天之翼。李氏受侮于狂且，幸逃虎口；裘女见摧于同气，几厄波臣，终能于归佳士，歼此无良。即驿亭行刺，镇府投军，凶残未改，诛殛随之，报复之事不同，遭逢之巧则一。均足以挾忿闷而削不平，快心之事孰以加兹！至于勘破种种世情，议论极其透辟，发人所未发之蕴，道人所未道之言，无不阐微剔隐，快人心目，何异匡鼎解颐，王充谈助也哉！

古人作乐，闻者顿忘肉味；是编虽稗官，阅者不当作忘暑止饥一助耶！是为序。

凡 例

- 一 是编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耳。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诸君子也。
- 一 从来传奇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刺刺不休，想耳目间久已尘腐。是编独构异样楼阁，别见玲珑，虽叙述凌、李、石、裘等未尝尽脱窠臼，然于聚合处自不容不尔。
- 一 是编悲欢离合，变幻处实实有之，非若嵌空捏凑，脱节歧枝者比。苟涉于此，即是离经悖道，君子奚取焉。
- 一 编中点染世态人情，如澄水鉴形，丝毫无遁。不平者见之色怒，自愧者见之汗颜，岂独解颐起舞已哉！至于曼倩笑傲，东坡怒骂，则亦寓劝世深衷，知者自不草草略过。
- 一 编中间发议论，极尽形容，是以连篇累叶，似乎烦冗。然与其格格不吐以强附于吉人之辞，孰若畅所欲言以期快众人之目？况总归之，看小说正见作者心裁；若仅速求根荄，概废枝条，是徒作汗漫观，便失此书眼目。

目 录

原序	1
----------	---

凡例	2
----------	---

快心编传奇初集

卷之一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报仇	3
------------------------------	---

第二回 凌驾山订誓花园 丁孟明存心书室	19
------------------------------	----

卷之二

第三回 露机关湘烟送信 受刑罚魏义存忠	41
------------------------------	----

第四回 惧横逆抱恨许亲 遇姻缘侠肠诛盗	66
------------------------------	----

卷之三

第五回 结花烛感恩报恩 越重牢仗义救义	83
------------------------------	----

第六回 见丽人寺中留寓 思淑女笺上题词	104
------------------------------	-----

卷之四

第七回 诉衷情兰英递简 论佛法见性崇儒	121
------------------------------	-----

- 第八回 乐善村褚愚留旧主 149
报恩寺李绩识英材

卷之五

- 第九回 鼠窃贼一朝得志 167
乌合众三路兴兵
- 第十回 大修斋刀兵加颈 186
小完聚灯火谈心

快心编传奇二集

卷之一

- 第一回 李按察升官当重任 209
柳中军杀贼显英名
- 第二回 愿从征兖州托主 235
施妙策峡谷烧兵

卷之二

- 第三回 舒素志芭壁言怀 251
应招贤华堂抵掌
- 第四回 较武艺柳俊识根由 270
炼黄金道人弄幻术

卷之三

- 第五回 贪分外一炬破家 290
逞血气千弓殒命
- 第六回 丁严宿迁投贼军 313
柳俊营中勘赖录

卷之四

- 第七回 石将军峰县成功 334
李巡抚宿迁中箭
- 第八回 报恩寺柳子遗书 350
乐善村凌生害病

卷之五

- 第九回 奉势利公子役帮闲 371
探因由花婆谈艳质

第十回	巧笼络念动一函 恶商量心输三利	396
-----	--------------------	-----

快心编传奇三集

卷之一

第一回	脱奸谋侍儿有智 抢新妇公子无缘	425
第二回	娶丑妻甘心忍气 偷美婢积恨成仇	448

卷之二

第三回	喜儿硬证鸳鸯鞋 张哲义认螟蛉女	466
第四回	焚贡院天庇奇才 猎上林君嘉神箭	484

卷之三

第五回	石珮玢两处执柯 刘世誉一场春梦	507
第六回	看告示唬杀白头人 避江涛搭救红颜女	534

卷之四

第七回	裘翠翹尼院题诗画 石珮玢浙省勘河渠	556
第八回	解忿争倾谈见画 拯冤溺惊妒逢妻	570

卷之五

第九回	捷春闱李公得婿 居武宪柳子迎亲	595
第十回	希懋先登高自作孽 凌驾山看雪鸟鸣冤	615

卷之六

第十一回	裘翠翹片言仇自杀 张婉玉百两怨平消	643
------	----------------------	-----

第十二回	賜完婚三生遂愿 成巨族四姓榮封	674
------	--------------------------	-----

后记	694
----------	-----

快心编传奇初集

卷之一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嘱子 石珮珩深院报仇

诗曰：

豪杰安论富与贫，一番磨炼一番新；

丹阳市上吹箫客，就是吴邦柱石臣。

这四句诗，是全篇意旨。讲那英雄豪杰，随地而生，不论富贵贫贱之家，若自能振拔，定转贫为富，转贱为贵。其原处富贵的，自更光前启后，大抵都要做一个万古不磨的汉子，才为了当。然而古来豪杰能有几个是万古不磨的？总之只要持身务归于正，相交贵别贤奸，气质或有所偏，处事必参情理。是这般做人，便是豪杰。遇与不遇，又有命运存焉。莫谓能自振拔，便去着意妄求，这便大差了。所谓振拔者，不外乎持身、待人、接物，即上归于正，别贤奸，参情理三项。如此做得去，达则为兼善豪杰，穷则为独善豪杰。然而这等豪杰，自不能得庸福，定有许多苦难磨他。譬如韩信寄食漂母，宁戚佣工饭牛，不但不为人所齿，连“衣食”二字都难，是皆劳筋骨，苦心志，涉历流离颠沛，正所谓磨炼英雄也。可见得这等人不是自在得的。韩信为萧何所荐，乃至齐王；宁戚为管仲所荐，便登相国。当其困穷之日，未尝改易操守，

使名闻于贤者，正是他持身待入得力处。初先混迹尘寰，世人肉眼不识；到后来显荣发达，做出事业，自然动地惊天，流名千载。可见得这等人原不可易视的。然而这等人决不独生，必有相附。如前所说韩信、宁戚，便有萧何、管仲荐他；有了关、张，自有刘昭烈收他。这都是天地不使那等人虚生在世，必定叫他有一着脚处，方展其才。故豪杰在落魄不遇时，有一具高眼识得，便相提携，其人也非凡辈。

如今且听说一个识豪杰的，陌路便结生死交，至后互相救援，缔姻千里，立身成名，奇踪异迹，都从那识拔中生。看官且等我从头敷演得去，自有可观之处。正是：耳闻安足信，说出便知奇。

词曰：

穷达不人由，家教绵绵世泽悠。接续书香传种子，无忧。貽厥儿孙有善谋。为恶岂常留，大义春秋重复仇。何况高堂恩罔极，应酬。感得神明也降庥！

话说前朝浙江绍兴府有一个太守，姓凌，名登，字羽化。进士出身，本籍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少年娶下同乡王少卿女儿，所生一子，眉清目秀，气格不凡。生产之夜，其母梦吞一星，乳名便叫星儿。到得六岁，请先生教他读书，取名六鳌，字驾山。读书过目成诵，聪明异常。父母爱如珍宝，自不必说。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过了几个年头，羽化选任绍兴知府，正要收拾赴任。不料王夫人染了不测之症，一病而故。羽化因凭期紧迫，不敢久停，只得选地把夫人安葬。此时王少卿去世已久，子

孙俱迁移他所，自己又无嫡亲弟兄，只得把家务托与得力家人魏义，分拨停当，带着驾山，驿传到任。

路上父子二人踽踽凉凉，甚是凄楚。幸得驾山曲意承欢，周旋左右，稍可解慰。不则一日，到了绍兴府中。公座毕，未免有那衙门规矩，见上司，会同僚，待属县的许多事体。忙忙过了数日，然后发牌放告。羽化生来性子最直，不肯偏私受贿，一味清廉，抚字心劳，悉知民隐，绍兴一府无不称扬盛德。一日，审得一起盗赃扳害。那受害的乃是一个小经纪，姓褚名愚，他出身原系末籍，都因勤俭起家，——大凡勤俭的，便多怪吝——邻舍面上情分多稀。古语说得好：“一家饱暖千家怨。”即有那等嫉妒饱暖幸灾乐祸的人，出于其间。褚愚又缺少亲族，难以倚靠，虽有一个表亲，姓姚名茂功，在兖州府做军官，却又迢迢阻隔，纵有如无。因此乡里有那无藉不良的，欺他单弱，便买盗诈他钱财，嚼他脑髓。岂料被凌知府审出真情，把众盗问罪讫，将褚愚超豁。

审毕，众犯皆发放去，独有褚愚尚跪着不动，衙役赶逐，只是不走。凌知府看了这般光景，便问道：“本府既已把你超出冤枉，并没加罪，你今却恋恋不去，难道还有审不到处，你心下不足么？”褚愚连连磕头道：“小人得蒙青天察出冤情，超救蚁命，怎敢还有不足！但念小人不智，薄有家资，以致众人垂涎招怨。若不遇青天明断，则小人必死于箠楚之下，家私自然难保，妻子必至流离。老爷恩德，真如天高地厚，无可补报。今愿在衙中服侍，少效犬马。”凌知府大笑道：“本府自有童仆，何须用你！且官长以部民为奴，我也不忍。”褚愚道：“若老爷不准收用，则小人无处报德，岂

不有负大恩！纵就供设长生，朝夕焚祝，或来生相报，终属虚事。不若亲侍左右，少尽忠心。伏乞收录，虽死不辞！”说罢，涕泪如雨。凌知府见他如此诚心恳切，亦觉感动，遂准收入衙中。褚愚不胜之喜。归家安顿妻子，自入府衙承役。

凌知府见他识得几个字儿，略晓得些文义，便派他掌管书房。因得与公子朝夕亲近，驾山与他说话，甚是投机合意，便亦另眼看他。

不觉春去秋来，褚愚已在衙中二年有余，凌知府考满入京候选，两下分别，十分不舍。褚愚要送上京师，知府不许，道：“你有妻子在家，怎好出门远去。但你平居必须和睦邻里，免得再生他故，恐将来官府未必如我持公。”褚愚哭拜道：“此处人都刁诈，小人亦不愿久居，日后若有迁移，当到老爷府上叩见。”时合城搢绅耆老，官吏师生，于知府起程之日，俱至十里长亭设饯，皆攀辕不舍，洒泪而别。褚愚又送了一程，然后别去。后地方上思念凌知府德泽，遂建造生祠，纪功报德。

且说凌知府一路行到苏州，忽然感病，只得泊船住下，寻寓安歇，请医调治。日复一日，渐渐沉重。知府料病不起，乃分付驾山道：“你父亲幼年力学，博得腰金，今即一病而亡，在我也足够了。但痛你幼时丧母，今又丧父，不得照顾成人，婚姻未结。我若死后，你可扶柩归家，合葬母茔。但是世务艰险，只宜谨守，不可外务，致坠家声。若得你体贴我心，持身如玉，我虽在九泉，瞑目含笑。家业尽可过活。家人魏义，忠义可托，一应财物出入，叫他照管，决无差误。门户应酬，你俱未谙，须与魏义商酌，原情度理，便可无过。你必专志读书，挣个出头日子，接续书香才好。”驾

山跪在榻前，伤感五中，凄然下泪，乃解慰道：“爹爹放心，安静調理，自然痊可。不须思及他事，惹起忧思。”知府亦含泪长叹。不料服药无功，祷神不效，知府日重一日，竟是呜呼去世。驾山一恸几绝，只得着家人备棺盛殓，扶柩归家。

昼夜趲行，到了本土。魏义闻信远接，放声痛哭道：“相公年幼，诸事未曾结果，老爷竟去世了，叫相公倚靠何人！”驾山痛哭，顷刻不省人事。魏义慌忙叫唤，良久方苏。乃劝道：“相公且休痛哭。今老爷既已仙归，相公须料理丧葬大事，不宜哭坏身子，反为不便。”驾山乃与魏义计议，即择日在船开吊，出柩到坟，与母棺合葬。忙乱数日，亏了魏义夫妇二人竭力料理，不要驾山费心。

凌羽化是进士知府，同年社友虽多，然无出仕儿子，世态炎凉，总也不来吊唁。驾山依着父亲临终分付的话，把家中一应田租庄税，尽托与魏义掌管，自己却折节下帷，潜心读书。有时想起父母，放声恸哭。当月明夜静，万籁俱寂，悲号数四，闻者酸心。正是：

静夜虫声彻晓听，凄凄寒焰照书屏。

双亲未养音容渺，树欲宁时风不宁。

驾山在东楼读书，早已过了三年服满。此年却好学道按临，魏义对驾山道：“今年又当科试，相公不可不去应考，若得入学，便可继祖世书香。”驾山点头道：“是。”到了县考进场，把两篇文章，一挥而就。只因他原是聪明之人，再加了三年苦功，真正落笔有神，奇思满纸，那两篇时文，何消着力！到了出案日子，第一名就是凌六鳌。到府考又是案首，察院中取在第二名入泮。是时来庆贺者便多，好生热闹。正是：“世态炎凉见，人情得失知。”

凌驾山自从入学之后，就有朋友来往，初时只闭门杜客，今自己有了前程，也就出外交接。一日，坐在东楼看书，只见小厮来说道：“张相公一位丁相公来拜。”拿上帖子，见写着：“眷通家侍教弟丁严拜。”你道张相公是谁？原来名骏，字玉飞，祖上原居北直涿州，住在扬州已经数世。父亲张哲，字明武，住在涿州，开一个大绸缎铺，家中富有资财。玉飞小时与驾山曾同笔砚，性地聪明慷慨，两人甚是莫逆。玉飞是十五岁进学，进学之年，驾山尚随父在任。这时玉飞已十九岁了，同着母亲穆氏，在家里管着田庄，料理家务。父亲张哲，或一年或二年也回扬州一次。父子都是好义之人，待朋友颇有肝胆。初先驾山扶柩归葬，及入泮等事，俱来吊贺。寻常不时相会，极疏也只隔得十数天。会时不过讲些文章人品，真是同心知己，气味相投。驾山也极感他交谊。这日同了丁严来拜，不知这姓丁的却是何人。驾山平素厌见这些讲世务的成群逐队，所以只是杜门谢客。总是见得这班人守本分的少，说是非的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坏人心术品行，深可痛绝。今却因是张玉飞同来，不好回他，乃整衣出堂。相见毕，坐定。驾山乃对玉飞道：“连日不晤，正欲到宅奉看。”张玉飞道：“吾兄埋头书史，名达乡邦，丁兄仰慕高才，故同小弟特来奉谒。”驾山乃问：“丁兄贵表尊居？”

你道这姓丁的是何等样人？原来是本郡丁少师的儿子，生丁严时，少师已五十余岁，晚年得子，爱恤倍常，由他心性，不甚拘束。以后长大了，习惯如自然，只管骄奢淫佚，胡作胡为。父母才管他，却管不下了。把父母反看做厌物，如眼钉肉刺，一存了厌恶心肠，日久日疏。富贵之家屋宇又多，便整月的父子不